

魏润身 著

自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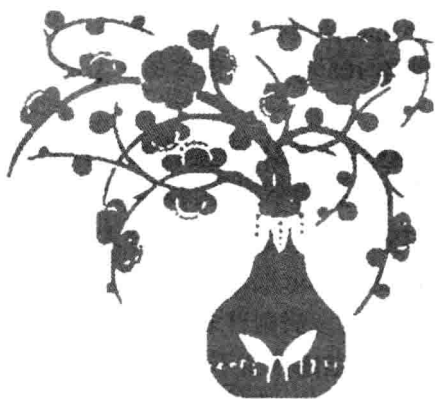
当代京味小说文库



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
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自 残

魏润身 著



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
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自残 / 魏润身著. —北京 :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14. 12

ISBN 978-7-5656-2202-1

I. ①自… II. ①魏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②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96637 号

自 残
魏润身◎著

责任编辑 赵自然
发 行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
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
邮 编 100048
电 话 68418523(总编室)68982468(发行部)
网 址 www.cnupn.com.cn
印 刷 湘潭市风帆印务有限公司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 24
字 数 480 千
定 价 59.8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

自序

文学到底是什么？恐怕就跟“美”一样，很难给出一个最最恰切的答案。但是总有一种感觉——真正的文学不是“作”出来的，而是流出来的。陈子昂的《登幽州台歌》，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是“作”不出来的。他之泣诉绝非在为柴米发愁，更非因利禄苦恼，而是作为宇宙人，为天宇发悲，为亘古、为荒老、为永恒、为无穷、为无限而喟叹。它是陈子昂内在的根本性的永远无法被常人破解的带有哲学深味的——“孤独”的外化，堪为绝唱当之无愧。沈从文的《边城》，是在乡思乡愁乡恋、亲情爱情友情的困扰惆怅中流泻出来的；钱钟书的《围城》是在人类永恒的被动与“无奈”中无奈出来的；鲁迅一生激愤苦闷，所以才彷徨出了《彷徨》，呐喊出了《呐喊》。故此，一切真正的文学作品，都是内在孤独的外化与叹喟。

不要以为如此一说，文学立马变得高不可攀，神圣岸然。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学，文学之所以能受到人类的热爱、咀嚼与吟咏，关键是有它的自在真趣。北魏酈道元《水经注·江水二》曰：“绝巘多生怪柏，悬泉瀑布，飞漱其间，清荣峻茂，良多趣味。”宋代叶适也说：“怪伟伏平易之中，趣味在言语之外。”其实这也正是文学生生不息的真谛。

古往今来，人类在不断探索着人生的意义，生命的价值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我始终找不着北。至于小说，我倒是极为认同英国小说家、戏剧家毛姆的观点：“阅读是一种愉悦，是生活所能供给的最大快乐之一。如果这里推荐给你的书不能引起你的兴趣，感觉愉悦，那你们就没有必要去读它。”也就是说，如果非要赋予小说意义，那么它的意义就在于能不能给予读者趣味与愉悦。

我为什么写小说？因为日子很无聊，不得不找些乐子解解闷儿，寻来觅去终于从阅读和写作之中找出点儿乐子来，所以在教书之余撙节打兔子——码了一点儿字。

我没有追求过什么意义不意义，也从来没有正襟危坐读过书，更不可能对着电脑读得下去什么鸿篇巨制。我是躺在床上卧读《聊斋志异》，才发现蒲松龄“操笔如在深山，居处如同野壑，松风在耳，林影弥窗”的创作幻觉与变态；才明白了一点儿小说应该怎么写；才吓得我晚上都不敢上厕所。但是过瘾，刺激，享受，那是精神的饕餮，真正的美味。

佳肴是坐着品出的美食，妙趣是被窝里读出的陶醉。人就是应该拿出些闲时，卧读些闲书，陶冶些闲情，玩味些闲趣，这样才能舒缓些生活的无聊与疲累。

我拣选了一些小说,结成《素琴无弦》与《自残》两部闲书,被纳入“当代京味小说文库”。我是北京人,说的是北京话,写的是北京的事。但是到底什么才是原装的北京话,当代北京话又有什么样的发展与变化,只能由专家学者旁征博引探幽发微了。

有意思就有意义,没意思就没意义,阁下如果不似本人一般无聊又无意义,不屑一顾是理所当然的。

魏润身

2014 年 12 月

目 录

自残	(1)
混沌	(23)
牛厄	(69)
风骨	(77)
恣画	(87)
苦涩缤纷	(120)
天阶	(158)
挠攘	(214)
顶戴钩沉	(294)
北疆怨	(308)
潇洒西妞妞	(333)

自 残

1

一到夏末，后孙公园就热闹起来。四城的玩主儿都到此地斗蛐蛐儿，有时候竟然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的。

后孙公园当年是清初学者孙承泽的私邸，后来又相继成为大学士翁方纲、藏书家刘位坦的府第。光绪年间，北洋大臣李鸿章捐资购得此处遗址，将其扩建为安徽会馆，总共占地竟达二十多亩，亭台馆舍假山池榭不亚于宏大的王爷府。一人民国会馆消亡，后孙胡同的住户把这方树木葱郁的园子叫成了后孙公园，谁来都成，乘凉、遛鸟儿、粘知了、斗蛐蛐儿。

今天，普道跟林同一块儿来到后孙公园，一人带了一只好蛐蛐儿。

斗场设在万卷楼后的松林内，一张青石矮儿旁，已然围了不少人。林同挤到前边看了几眼，缩回身来对普道说：“大哥，不成，两只都是松牙口儿，看着都替它们累。”

普道说：“待会儿看咱们的。你想赌回多大的？”

“随对家儿，不在输赢就在一乐儿。”

自入民国，北京城那王爷、贝勒的日渐倾颓捉襟见肘，斗蛐蛐儿再无一掷千金的大赌注，顶多十块袁大头。不过之于民间亦属重金——十袋洋面，平头百姓一辈子没见过。

林同今儿个带了十块袁大头，玩儿大的。

嘟嘟几声鸣吟，人群唧唧喳喳泄开，一位瘦子赢家把两块袁大头捏到手中了。林同凑到石桌旁，将手中的澄泥罐儿轻轻撂到光光的几面上：“一只红麻头，谁斗。”

瘦子赢家瞅瞅他，让他打开蛐蛐儿罐儿：“我看看。”

林同一屁股坐在石几上，给他一个后背：“你那只松牙口儿好好歇几天，别那么财迷心窍的。”

瘦子把腰抻了抻：“嘿，敢下赌还用你操心，我这儿有的是蛐蛐儿。”他抬手，招呼伙计拎过一只屉盒来。

大清国的时候，王公贝勒出来斗蛐蛐儿，都有把式挑着筐箩装着蛐蛐儿罐儿。如今把式、担子都没了，有钱的主儿都让伙计拎一红屉盒，上下四层搁着几个罐儿，为的是取出提拿都方便。瘦子赢家来头不小，他让伙计打开屉盒，搁回刚才那只蛐

蚰儿，又取出一个三角磨圆罐儿。

“先生您贵姓，我先相相您这只。”瘦子把罐子放上石几，请林同把罐盖拿起来。

“我姓林，你把盖子也打开。”

二人同时掀盖，林同一下惊呆了。

三角磨圆罐儿内趴着一只小蚰蚰儿，它通体颜色尚浅，稚嫩的双腿内侧都看得清血脉。可是小蚰蚰儿的品相却好得不能再好：钳像蜈蚣，嘴如狮子，头似蜻蜓，腿若蚱蚂。林同不觉揉了揉眼，真不赖，它貌似蝴蝶腿脚纤，细腰项紧两头尖，遍身黄色金纹理，面口之中一把钳。难得的金蝴蝶，牙、头、项、腰、腿俱佳。再过半个月长足个儿，就是一只难寻难觅的好蚰蚰儿。

瘦子自报姓陈，也往林同那只罐儿里看。林同带来的是只形似螻蛄的壮土狗，头粗项阔肚皮拖地，头上有两道纵纹如油丝，刚一开罐儿它便嘟嘟嘟地叫起来。

“林先生，玩儿多大的？”陈瘦子根本没把林同的土狗放在眼中，搬过一只斗罐儿放在两只养罐中间了。

“你那只太小，再过半个月我们赌一局。”林同想不到对方养了这么只好蚰蚰儿，两只眼睛还盯着。

“还有嫌小的，我陈某掐蚰蚰儿，向来以小胜大。”

林同瞥瞥他，这不勾火吗？

普道在下边用脚磕磕林同，既然是赌，你还替他想什么，掐！

“别看你那只土狗虎势，其实糠得厉害。”

陈瘦子还激林同。

林同搓搓两只又粗又糙的大手：“我是怕伤了你这好蚰蚰儿，它还嫩。”

“又来了不是，您替我这蚰蚰儿操的哪门子心，我就问一句，敢不敢掐？”

“换大个儿的我才玩儿。”

“哎呀，他要赌这只你就跟他咬这只嘛！”普道再也憋不住了。

“不敢掐您躲离，哪有霸着地方不抬屁股的！”陈瘦子轰他。

众人跟着起哄，掐蚰蚰儿嫌人家那小，谁听着不邪性。

林同这才把眼睛抬起来：“这可是你逼的，赌多大的？”

“随你，你张口我接着。”

林同用又粗又糙的手摸出十块大洋来，一溜捻在石几上。

众人吓一跳，老天爷，近二年没见过，二亩地也才十块大洋啊。刚才陈掌柜赢了两块大洋，就够让人吃惊的。

陈瘦子也不二糊，照样拍出十块大洋来。

还没比，气氛就先紧张了。

两只蚰蚰儿分别被放入斗罐儿里。全场再无一人喘大气。生死攸关，十块洋钱！

林同那只土狗竟比小蝴蝶宽一倍长一倍，土狗好像根本没有发现同在一个罐

中的蝴蝶。它肚皮拖地稳稳地定在原地连须子都没捋一捋。小蝴蝶入罐却立刻拉出咄咄逼人的架势来，它前冲两步顿顿身子，嘟嘟叫了两声，迅疾地又把身子掉过来，刚刚向前晃了晃又一转身和土狗搭上了须子。

众人睁大双眼，小蝴蝶先叫阵，怪不得陈掌柜的非掐不成呢。

搭上须子的土狗还是一动不动，任凭对方细细的嫩须来扫它，仿佛它一撩须对手就会被拨拉一溜滚儿。

小蝴蝶却再也忍受不住对方的轻慢，张开钳牙猛地冲上前去，土狗这才开牙与它厮杀在一起了。

迅雷不及掩耳的撕咬，人们只能见到黑、褐、白三种体色的变幻与翻滚。小蝴蝶多少次被拧咬得一路翻旋，可它瞬时又站稳脚跟立即奔扑上去，紧紧钳住对方的一对紫牙，致使土狗也跟它齐翻齐拧齐旋齐滚……

看的人都喘不过气，小蝴蝶的每一次出击都勇猛迅疾，虽然老是被掀翻，可它却一劲振翅鸣吟以示胜利。土狗早被激怒了，它不等蝴蝶振翅便再次冲抵过来，有时四只牙钳刚对上，它的冲力就使对方立身，常常把蝴蝶直直地顶立在罐壁。小蝴蝶每次都用爪腿一蹬抽身闪开，反过身来又迎着土狗把一对嫩牙张开来。

“陈先生，不斗了。”林同突然冲出一只糙手，把斗罐儿捂住了。

“不斗？没门儿！”陈掌柜一手攥罐儿，一手把林同的手拿开。

“林弟！”普道紧紧捏住林同的肩膀，只有他清楚林同想的是什么。

两只蚰蚰儿还在罐儿中翻滚着。蝴蝶又被掀翻几次之后，背对着土狗嘟嘟振翅，土狗扑过来时它没掉头，而是收紧双腿猛地一踢，出其不意将土狗踢到罐儿西头，怒不可遏的土狗向后坐坐又前冲上去，将蝴蝶的一只钳牙咬住了，然后猛一左甩向前一抡，蝴蝶重重地撞在罐儿壁又摔下来，待到土狗再冲上去，蝴蝶纵身一跃跳到罐儿沿上，不动了。

土狗第一次鸣吟，它胜了。

“十块大洋！”

“十块！”

人们嚷嚷着直腰，小蝴蝶乍盆儿出逃，它输了。

林同用罩子一扣，将罐沿儿上的那只小蝴蝶拢到罩子里，并没伸手去拿钱，而是怜惜地看看那只小蚰蚰儿，转向它的主人说：“陈先生，十块洋钱我不要，这只蚰蚰儿归我成不成？”

陈掌柜看看林同那双糙手，再望望众人那惊疑的目光，一时竟然懵住了。北京是有卖蚰蚰儿的，尚好的一块洋钱也能买上俩，面前这臭苦力是要寒碜他，看看他那一双手！呸，不蒸馒头也要争口气，他陈某人是京城大名鼎鼎的恒昌当铺大掌柜，再熊也不能栽在后孙公园啊！

“败了的蚰蚰儿一文不值。”他先将十块大洋哗地推向林同，然后夺过蚰蚰儿罩子向下一甩，小蝴蝶“晕”在地上了。

“陈先生!”

林同蹲下身来刚要捧,不料对方上去一脚,蝴蝶消殒被搓成一片烂泥了。

“你!……”林同霍地站起来,一把薅住了陈掌柜的脖领子,“你……畜类!”

“你要……干什么?”陈掌柜的喉头被卡住,脸色儿都变了,“你松开!”

“林同,”普道双手一揽搂住了林同的胳膊,“你松手。”

“大哥,你别管!”林同两只钳子般的大手紧紧地锁住对方的脖子,“我掐死你!”

“哎哟……来人……呐……”陈掌柜喘气憋起来。

“林同,你再不松!”普道也急了。

“唉——,嘿!”林同后撤一步,猛地向前一搯,松手将陈掌柜搯在地上了,“你不是东西!”

陈掌柜仰在地上喘大气:“找巡警,你打人!”双手一撑又站起来,急急慌慌向后退,“我乐意,是我的蚰蚰儿!”

“我!……”林同胳膊一挣还要打,普道抄起石几上十块大洋一拉他:“快走呗,何必跟他置气呢。”

“你小子别走,我他妈有的是好蚰蚰儿,一只不卖气死你!”陈掌柜气得跳脚。

林同一挣一挣还要回来,普道一手搂着蚰蚰罐儿,一手拽住他:“你要不依不饶我可撒手不管蚰蚰儿啦。”

他俩走了,陈掌柜的还在骂。

推了陈掌柜一个大跟头,外带赢了十块袁大头,可林同却气得呼呼的。回到家里他还用拳头砸桌子:“难得的好蚰蚰儿,让那小子给搓烂喽……”

2

林同爱玉,也爱不挠而折的蚰蚰儿。

玉有五德:润泽以温,仁之方也;璵璠自外,可以知中,义之方也;其声舒畅,专所远闻,智之方也;不挠而折,勇之方也;锐廉不忤,絜之方也。而小小的蚰蚰儿恰恰存智,兼勇而尚洁,正如明人顿锐所言:既却还直前,已困未甘踣,雄心期决胜,壮志冀必克。美玉之勇体现在不挠而折上,蚰蚰儿期必决、冀必克的秉赋品格该是多少俗人的楷模?可钦可敬。

林同是北京琢玉的高手,可是手艺人一年能挣几个钱?有点儿钱他便置罐子买蚰蚰儿赌蚰蚰儿,每年秋凉之后还把上百只好蚰蚰儿侍候到入冬,直到它们寿终正寝。蚰蚰儿天性期决不挠而折,因为蚰蚰儿有时误了工期被扣工钱,他竟心甘情愿,值得,喜欢。

昨天陈掌柜搓死的那只小蝴蝶,再好好调养两个礼拜就能成为一只大将军。当时不叫普道又捏又催让他赌,陈掌柜再激他也不会让土狗去掐小蝴蝶。好蚰蚰儿败不得,知廉忠勇一败就再也不掐了。多可惜的小蝴蝶,不忍在罐儿内被人急逐

跳出来，站在罐沿儿寻其主，岂料陈瘦子一脚将它搓烂了，好攒心，他的肺管子都要气炸了。

一夜未眠，恍恍惚惚，眼前老是瘦光头两道乖戾的目光，还有肉泥肉浆粘团的泥土，没把那小子揍上两拳，好窝心。

这些天，他正给普道琢一对《藤萝阴勾龙凤呈祥》笔洗，本来出神入化已入佳境，那缠绕的藤萝枝叶与龙凤相谐相映隐起圆滑，如使龙凤游于云中雾中却又戏于碧叶蔓枝之间，隐隐约约轮廓已出，可是今天手中的刀、钻不听使唤，发颤，连一片叶脉的纹路都凸现不出，眼前浮现的还是蝴蝶惨死的瞬间，哪能静得下心来呢。

下午，普道又到玉器作内来找他。

“亏了是我的笔洗，要是给别人干又得扣工钱，昨天那一斗又窝你好几天。”普道在琉璃厂开家小本经营的古玩店，缘于让林同琢玉，他们拜了把子，成了好朋友好兄弟。

“我咽不下这口气，他他妈的忒损呐。”琢玉使林同的手好糙，十个指头都变了形，难舒展。

“你有些过分，一个玩儿你何必那么上心，十块大洋咱弄到手，这合你琢几件玉器的活儿？”

“别看蚰蚰儿小，却难用钱来合算，花他那钱我恶心！”

“你呀，就是太轴。”

“我窝得慌。”林同一双粗手把琢玉的铡铊晃得咔咔的。

普道看他老半天，眯着细细的长眼说：“听人说，姓陈的是东四牌楼恒昌当铺的掌柜的，财大气粗，怪不得脾气那么大。”

“他爱是什么是什么，可就是不能祸害蚰蚰儿。”林同脑门儿上的筋又暴起来。“美玉有君子五德，蚰蚰儿有玉之品质，我看着腌心歌！”

“你呀，再急再恨又能吃了他？”

“我他妈——”他咽唾沫，心里还窝着。

“你真想在那小子身上出口气？”

林同抬起厚眼皮，普道昨天死死抱住不让他打，今天还怎么出这口气？

“你不想出我都咽不下这口气。”

哦？林同更不明白了，刚才普道不还一直劝他吗。

“咱们坑他一头子。”普道坐到琢玉的铡铊前，小声儿地向林同咬起耳朵。

林同怔怔地听完说：“那成吗，看样子他可老谋深算呐。”

“试巴试巴，正好有这么个碴儿，万一呢。”

林同呆呆地看着普道，他可没想到这么个治法。

3

秋高气爽。东四牌楼恒昌当铺门前那面大铜“当”字闪亮闪亮。

一个留山羊胡子的人戴顶旧礼帽，身上的灰洋皱大褂也脏兮兮，此人右肩下挟一包袱，里面支支棱棱看不出是什么东西。待他缩缩叽叽走到恒昌当铺门口，步子涩涩地好半天才把门推开了。

恒昌当内，高大的柜台齐肩，凸起的柜沿包着耀眼的红铜，锃光瓦亮晃得人眼酸。山羊胡子用余光瞥瞥两侧，墙上贴满红字戒条：“失票无中保不能赎回”“虫咬雨淋各听天命”“神袍戏衣一概不当”，他疑疑惑惑心神不定，正惴惴间，一个伙计高声喊道：

“王先生到——”

山羊胡子四下瞅瞅，只他一个人进来了，哪有什么“王先生”，怎么管他叫“王先生”？

柜台内戴大圆弯腿花镜的人正是陈掌柜，他低下头来看看来人，口中又加上句：“王先生请。”

原来，北京的大当铺全如此，只要发现进门的是那些家道中落者，伙计们都会喊“王先生到”，为的是给典当人留面子，至少让他在精神上先松弛下来，免得让你太栽了。

山羊胡子始终不敢抬头，压低的礼帽遮住了两道眉毛。他从肩下移出那个包袱，笨拙地举到柜台上。

“解开。”陈掌柜撑住双臂，居高临下。

山羊胡子举手，抖抖地把包袱解开，上边的人眼前一亮，唉！

柜台上现出一件耀目的插屏。它高不足二尺，宽一尺有余，檀木框架黑中透紫，四周镶满螺钿，闪着斑驳的莹光。陈掌柜目光再向中移，好鲜亮的珐琅彩插屏画——莹润如雪的瓷胎之上，是一幅引人入胜的山水画。画面背景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山林，林中楼阁错落亭台掩映。在高山之巅有一飞瀑泻下，九曲回旋之后，在山下汇成一道滔滔江流。江水越流越宽，及至最宽处有数百条龙舟竞渡，每条船上有四名船夫，个个筋肉凸起百脉贲张，拼尽全力正在划桨。江两岸，男女老幼提襟把袂，兴致勃勃又说又笑地争看竞渡。好一幅栩栩如生的风俗图。山水楼台各尽其妙，人情物态惟妙惟肖。这件瓷插屏绘画之生动、色彩之艳丽、构图之奇巧、气氛之活泼、胎质之细腻、瓷釉之光润，无不令人叹为观止。太精绝了，身居斗室方寸之内，尽可一览山林江流野趣民俗民风民情之妙。

陈掌柜的看呆了。好漂亮的一件珐琅彩插屏。颜色、瓷釉、胎质、构图无可挑剔，这么好的东西，怎么拿到当铺来？

他小心翼翼地用手指弹弹瓷釉，立刻发出清脆的声音；再用指肚上下一捋，爽手冰凉。康熙御制珐琅彩，价值连城哦！

不由得，陈掌柜的手心上滑滑地出了汗，多少年来，恒昌当铺没少收古玩玉器，可这么贵重的东西还从来没见过，他掏出手绢在掌心上抹了两把，打开紫檀框架的插销，将插屏瓷片抽出来。先是模模糊糊，而后清清楚楚，他见到背面下角的淡蓝

色款识：康熙年制。康熙珐琅彩，是真东西是好东西！

他小心翼翼地又将瓷片插好，心却不由得急跳：“先生，您贵姓？”眼下最重要的，是弄清对方的真实身份。

“我姓王……我不是姓王吗。”山羊胡子不敢把头抬起来。

“那是伙计客气呢，您要不说出真名实姓，当票写岔就麻烦了。”

“我姓……艾，不不不，我姓——罗。”

陈掌柜心中格登一下，爱新觉罗，非同一般的旗人，再编他也跳不出皇族去。

“您怎么二二乎乎的，您到底姓艾还是姓罗？”

“我……罗，我姓罗。”

“罗先生，我姓陈，这件插屏您拿回去，敝店实在搁不下它。”

“陈先生，家里几十口人，不不不，我有急用还是周转周转吧。”

“周转，当到敝店当然是周转。”

“当然，不然早就卖到古玩店。”

“您想当多少？”

“还是陈掌柜的给个价。”

“四千大洋。”

……

“四千？这可是康熙爷最最喜欢的东西哟！”山羊胡子这才把腰直起来。

“敝店当不二议，随您的便。”陈掌柜的一撑柜台，更加居高临下。

“四千大洋于我……”

没等山羊胡子往下说，陈掌柜把大圆花镜摘下来：“期限只能三个月。”

“陈掌柜，”山羊胡子红了脸，“您这墙上不是明明写着‘古玩玉器周年为满’吗？”

“罗先生，四千袁大头，这是一般的古玩玉器吗？碰了呢丢了呢？为它，我还得请上一保镖专门看着来，这是多大的开销，我还真不愿意留它呢。”

恒昌是北京的第一大当，陈掌柜就靠这虚虚实实有弛有张发了大财。凡是主人不愿脱手的古玩珍品大多会拿到当铺来周转，既是珍品他就敢出大价钱，利高，发就发在利息上。万一变成死当那就更赚，珍品揽至手中自然能卖大价钱。

今天，见到这么件绝代珍品他心中一直扑腾着，可是“冒”不得，要淡得不能再淡，买卖反而不做——生意却已然大功告成了。再则，陈掌柜早摸透了没落旗主儿的心理，夹着包袱进当铺就够丢人现眼的，谁好意思再灰溜溜地把东西抱出去，摸准这根脉，他的买卖没赔过。

“陈掌柜，再宽限三个月，半年成不成，啊？”

“罗先生，当不二议我已说过，利钱是明三暗七，三个月您来赎当，得拿大洋五千八，如果您非要延长到半年，光利钱就是三千六了。”陈掌柜说得还是淡淡的。

“啊？”

“不然这么办，您先抱回去，合计合计琢磨琢磨再裁夺。”

“嗯——不用了，就按您说的，当三个月，三个月。”

.....

从恒昌当铺出来，普道坐上洋车一拉帘儿，把山羊胡子揪下来。捏着四千大洋银票，他的耳膜都膨胀起来，听不清呼呼的风声，不单为林同出了一口恶气，还用一件光绪贗品赚来四千大洋，他小小的自得斋经营十来年，还从来没有做成过一笔大买卖。这回，他发喽！

4

普道绘声绘色把坑陈掌柜的这场戏说与林同，林同把大黑眼珠子都眯起来：“他竟然没把你认出来？”

他告诉林同，山羊胡子花白，礼帽都压到眉毛底下啦。

“贗品也愣没看出来？”

“看走了眼，北京多少古玩专家谁没走过眼，智者千虑还必有一失呢。”

“那也真巧了。”

“无巧不成书嘛。”

“大哥，有你的，”林同也解气，他恨透了陈掌柜，“只不过，原来我只是想揍他几拳出出气。”

“坑他比揍他不厉害？这才把他治苦了呢。”

林同呵呵地笑：“四千大洋不是小数，大哥这回还不好好把买卖扑腾起来？”

“二一填做五。”

林同一把掐住普道的手：“绝对不能，你这不是寒碜我吗？”他的脸都红了。

“好好好，”因为彼此无猜，普道也就不再坚持，“唉，古玩行买卖不好做，我想赌他几场赛马去。”

林同摇头，赛马可跟蚰蚰儿赌不一样，闹不好就倾家荡产呐。

“人生不就是一场赌博，林弟，我不想老是这么小打小闹的。”

“我还不明白大哥这是为什么。”

“为大发，人凭智谋、韬略要发大的。”

林同无言。像他这号匠人凭着一双手发不了大的，也从没想过发大的，普道就不同了，他的野心这么大。

普道知道林同想的是什么，他托起林同的一双手：“你有它们，旱涝保收啊。”

林同看着普道的双眼：“你的功夫在眼上，大哥的鉴赏造诣出类拔萃呀。”

普道没言声儿，林同这话有道理也没道理，唉，怎么说呢。

赛马场在紫竹院。普道三天两头往那儿跑。真有走运的，更有倒霉的，押准了的一次就能赚上两千，赌输了的还真弄得倾家荡产。普道还算有运气，先押两注赌都赢了，赛马场老板挺仗义，帮着他买号、下赌，半个月內四千大洋变成五千。林同

劝他见好儿就收赶紧思谋买卖，他却说已然摸到一些路数，赢到一万保证洗手不干。谁想到接下来的六次赌注全押砸了，良驹不快弩马不慢，五千块钱打几个水漂儿就完了。

钱输光了他才彻悟，跑马的快慢不在马上而是在人，那骑马的、下赌的、马场老板全是一伙儿的，谁也赢不了，全是他们自己赚。竟然如同一场梦。用只赝品插屏活生生把四千大洋骗到手中来，可转脸又让赛马场一帮人眼睁睁地全诓走，人生无常太变幻莫测喽，你死我活好残酷。

本来，普道是林同的主心骨，他老把着林同少赌少喝少去八大胡同。谁知这回自己走火入魔，到手的大洋又飞了。

好窝心，四千大洋能买一所深宅大院哦！

.....

红惠事后才知道，她心疼得十几天睡不着觉，自得斋的本钱才八百，普道怎能轻轻松松就把四千大洋扔到赛马场里去？他昏了。

林同三天两头到自得斋劝慰：“谁都甭再急，那钱本来就不该咱们得，当初只当陈掌柜的没挨坑，这就什么都想开了。”

普道始终一言不发，一赢一输全是梦，他还没从梦里醒过来。

直到天气渐凉，普道仍然无精打采的。一天林同又过来，刚巧有人送来一张红字烫金大请帖：

北京古玩鉴赏同仁大鉴：兹订于民国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午后四点，在同乐居饭庄举行文玩鉴赏联谊酒会，盛邀诸路名家屈尊莅临，敬请自得斋普道先生枉驾见教，助兴小酌。

普道扫了一眼便将它扔在八仙桌上，他是什么鉴赏名家，古玩铺哪有比自得斋更小的，有谁看得起他，再说哪有这番雅兴，四千大洋灰飞了，他窝心欧！

林同拿起帖子看看，抬起头来对普道说：“过去你收到过这样的帖子？”

普道摇头，如是的鉴赏酒会常有，可是人家眼里从没夹过他。

“这回人家眼里有了咱们，那干吗不上高台呢？”

普道搓搓胡子拉碴的下巴。什么联谊酒会，什么鉴赏名家，有钱的在饭庄炫耀耀富，把你叫去不过是凑热闹。

“大哥，该出头的时候不能退，去去也换换心境，你不是正烦着？到时候我陪你。别的我不懂，玉器可是我的本行啊。”

三天之后，林同硬是把普道拉到同乐居。

同乐居饭庄内，二十四张圆桌周围坐了上百人，北京各大古玩玉器店的老板都来了。鉴赏联谊酒会，吃喝还在其次，主要是摆出一些奇珍异宝甄别展示，鉴赏鉴赏，鉴赏珍品是赏心悦目的享受哦！

普道、林同找个把角的位置坐下了。确实，普道是不起眼的小买卖，林同不请自到是混进来的，只能远远地缩在一角静观，自有那财大气粗的会炫耀耀富。

果不其然，酒菜上来之后，一位又高又壮的白胖子从屏风后面端着酒杯款款而出，普道、林同认得，此人是古楼儒雅斋大掌柜孙国培，文玩鉴赏联谊会主委，古玩行大名鼎鼎的首富。孙国培从容大度地举杯，示意众人不要起来：“诸位掌柜名家，今天不辞辛苦屈尊赴会实在赏了我大面子。在下孙国培专以鉴赏文玩交朋结友，今日借联谊之机，备下几杯水酒供大家品酌，诸位赏脸先干一杯。”

人们鼓掌，干杯，感谢孙国培的盛情与款待。

推杯换盏不大工夫，孙国培又从座中站了起来：“哪位同仁有好东西携来甄辨，别候着，也望诸位慧眼识真，吹毛求疵。”

众人的目光都齐齐地转到前面，来的都是古玩行的朋友，谁无赏鉴珍玩的雅趣，这样的盛会准有好东西。

“孙先生，在下先奉上一件横轴献丑了。”一个四方大脸，肩膀宽宽的人站起来，双手托起一轴画，走到前面将它展开来。

好画，行家像能嗅出真伪的味道来。

这幅横轴宽不足一尺，长约三尺有余，画面上绘的是一位老者，长髯飘逸面目清癯，他斜衣披肩坐在一块大青石头上，膝间置一古琴，双手悠闲轻漫地弹抚着。与之相对而坐的还有一人，此人微收下颌双手张合，右腿置于左腿之上，脚腿似依琴声而击节。尤为传神的是，这个人听琴入境，连胡须也似依琴曲的抑扬而摇曳，静中寓动静动相谐。图中抚琴者的从容，听琴者的专注，惟妙惟肖地跃然纸上。此二人身后的三个童子更是神态各异，映衬其间更加突出了画卷传递出的婉转琴声，恬静气氛，琴友谊爱与主仆和谐。

无不称道，真绝。

“诸位高朋，请鉴此画画的是什么？”持画人浓眉一展问众人。

下边刚骚动，一个二十六七岁英俊倜傥的年轻人一撩长衫走上前，他在画前站定说：“伯牙鼓琴，钟子期听，方鼓琴而志在高山矣……”

“好！”

“徐少东厉害！”

其实，古玩行的人谁不知道这是一幅《伯牙鼓琴图》，可是上来以《春秋》原句起兴鉴赏，没有点子文墨哪成？众人为暂露锋芒的徐少东叫好。

“此画为何人所绘？”持画人点了点头，接着开口再问。

徐少东上下用眼一过，然后转向众人：“左下有元朝王振朋署款，款上有‘孤云处士’印章一方，您还问我何人所画，这岂不是——”

“先生，这画要是被人仿制的赝品呢，在下就是不放心，才拿到酒会请名家赏鉴来。”

徐少东摇头：“这幅《伯牙鼓琴图》上有元朝大长公主祥哥拉吉的收藏章‘皇姊图书’印为佐证。”说着，他指了指那缺了一角的收藏章。

“徐先生，制赝者什么事情干不出来，这‘皇姊图书’要是伪章呢？”持画人挑起

眉毛乜着他。

“您再看这儿，”徐少东点点画左：“冯子振、赵岩的跋文堪为天下一绝，亘古未有，制赝者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也不会拟仿得出来它。”

“呵呵呵，如有高手笔下生辉以假乱真又怎么不可能？”方脸盘的持画人咄咄逼人。

“什么事情确实不可绝对，但此画要是赝品，”潇洒帅气的徐少东把拇指上的扳指摘下来，“这件东西我白送。”

别看离得远，众人一眼就都看出来，这只祖母绿扳指少说也值一万袁大头。

人人看着愣神，艺高人胆大，徐少东看不准哪有这般魄力。

“当然，我巴不得是真的，只是请先生点拨赐教罢了。”大方脸实则高兴，其实他本来就知这幅画是真的。

“画儿虽好，但是王振朋之作要比起八大来戴嵩来唐寅来，那又相去甚远了，价值不大。”

大方脸好尴尬，想不到徐少东话锋一转，把他精心炫耀的东西又贬了。

“嘿嘿，当然，小弟只是为了讨教，嘿嘿，嘿嘿……”他臊眉搭眼地卷画，下去了。

大厅之内掌声四起，赏鉴功力比画卷本身更有魅力，临流阁的徐少东年轻有为，将来肯定会鹏程万里大有作为。

林同琢玉也常练画，这幅《伯牙鼓琴图》还真把他看呆了，别看离得远，可有徐少东那炉火纯青的鉴赏竟使画中人物都动起来。这幅图景要是琢成一尊玉雕当是好题材，他的心中已然有数了。

普道从头至尾全神贯注。王振朋的画轴不错，徐少东的辨析也头头是道有根有据，今天第一回参加鉴赏酒会，没白来，是挺开眼的。

一片赞叹声中，大厅西南第二桌前站起一个人来，他边走边喊道：“孙掌柜，诸位高朋，小弟我呈上件东西献丑。”此人身后又跟上两个人，小心翼翼地抬着什么。

普道、林同不约而同抻长了脖子，好耳熟，再定睛一看，果然是那陈掌柜，他怎么也来了，这不是古玩玉器行的聚会吗？

全场又都安静下来。只见陈掌柜身后的两个伙计将抬着的东西往前面桌子上一放，孙掌柜抬手撩开上面的金丝绒，一件插屏亮出来，正是普道当在恒昌的瓷插屏。

普道使劲欠了欠身，原来陈掌柜一直蒙在鼓中，竟然拿着这么件赝品到行家云集的文玩鉴赏会上炫耀，这不找着丢人现眼吗！

所有人的目光，一齐聚到插屏上。

确实以假乱真，没有非凡功力哪知它是假的，色彩、构图太醒目了。

“诸位名家，承蒙孙掌柜垂爱，我才能登此大雅之堂滥竽充数。带来件插屏，为的是求教于大方，让我也长些辨识文玩的本事，隔行如隔山嘛，呵呵。”陈掌柜谦卑地欠身，向众人遥拜拱手。